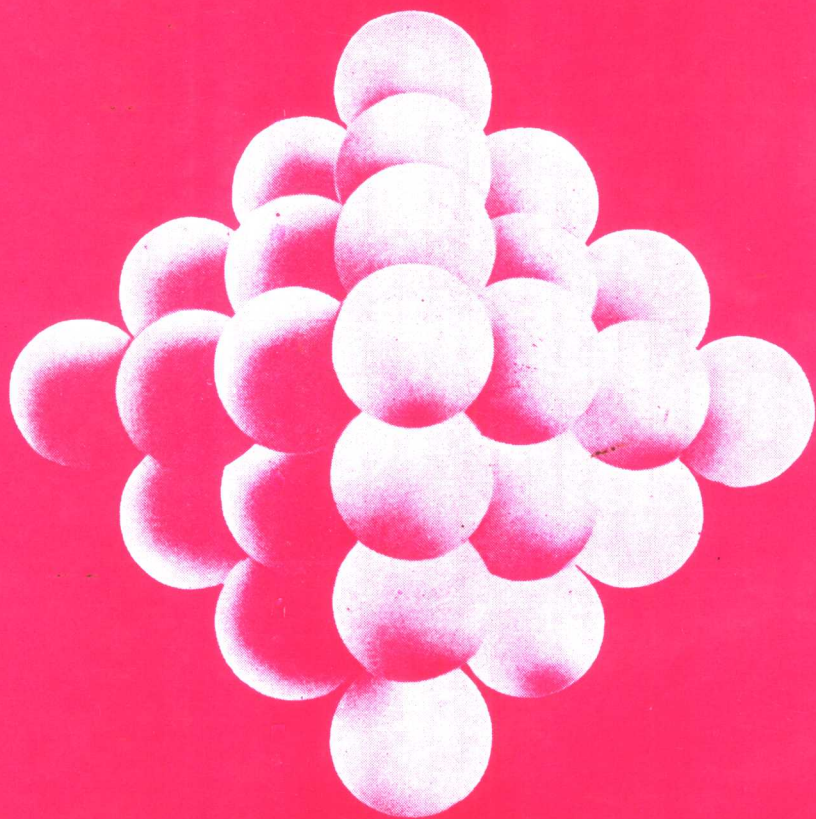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放張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

80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 選 自 放 張

張放自選集

版權
翻印
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80

著者：張放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者：中興印刷廠
地址：臺北市雅江街26號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所：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二段12巷1號
門市部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定價：精裝一〇〇元
平裝七〇元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初版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版裝排封蝴蝶內內插
蝶

頁頁封頁面版訂本

八五八——新穿二

六五六一一 新牙三
〇〇〇〇五五線十

磅磅磅○○宋 二
雙十塔碎碎15 明

雙面模造模銅× 13 開

大米紙造版42

紙紙
加

加印
銅版印

淺灰 紙書紙

灰色







1005/08

紀念詩人屈原

張敬

從事文學創作的朋友，身體大多半不甚健康，因為寫作的人愛熬夜，三更灯火五更雞，腦力集中則忘暑，冷暖飲食，這是一定的事實。日久天長，怎不害病？

我國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，他生前的健康情況甚差，因西影響他的心理健康。談「易勝」，我們可以看出屈原患有下列病症：

1. 失眠痛：

「涕泣交而凄兮，思不眠以至曙。終夜七遷兮，披以不而不去。」

2. 消化不良、常作惡夢：

「昔余夢登天兮，魂中道而失杭。」

3. 神經痛、心悸亢進：

「背膂拌以交痛兮，心鬱結而紆紆。」

那雄偉的大自然景物，蘊

校	編	主	作	封
對	輯	編	家	面
:	:	:	案	設
:	:	:	計	:
彭	張	彭	李	田
			李	郭
				國
				承
珣	放	珣	牧	原
				初
				豐

山鄉	水城	春雷	自傳	手跡	生活照片	素描	目 錄
二九	一〇	二	一				

自傳

越往南走，山勢越顯得雄偉，坐在鷄公車上，遠眺那連綿起伏的高山峻嶺，好像千百條蟒蛇盤臥在驚濤駭浪之間，真是壯觀！

推鷄公車的農民，大概耐不住旅途寂寞，在我身後唱起了花鼓戲來。

暮春的豫東南氣候，和風拂面，四野一片翠綠，坐在鷄公車上，我覺得春意闌珊，睡意盎然。身後推車的大叔却汗流浹背，他把袂衣脫掉，搭在車把上，迎風而唱。那被驚起的蟄伏在山林中的野雀，拍着翅膀，嘎嘎啼叫着，飛向了濛茫的遠山深處。

「那叫什麼山？」

「大別山。」

抗戰勝利以後，我到了大別山麓的山城。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梢，胡宗南將軍攻下了延安，蘇北和華北戰場也接連勝利，就在這反共轉機的時期，山城的學生鬧起「學潮」來了。

有一天，一位左傾的同學陳振燮來問我：「你對內戰有什麼看法？」

「跟你一樣。」我應付他。

「你怎麼能跟我一樣？」陳笑了起來：「我是貧農出身。你雖然也窮，可是你是國軍子弟，你跟國民黨有關係呵！」

「你講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我有點氣憤。

「大別山不久就會變了！」

我聽不懂陳的話。變，怎麼個變法？難道敵人馬上進攻大別山？當時山城只有一個團的地方武裝，而且防務在一百華里範圍。自長江以北到黃河以南，國軍兵力幾乎形成真空狀態。那時剿共的戰場集中在東北、陝北和山東三個戰區。

陳振燮還是那麼嘻皮笑臉對待我。他像一條狡猾的蛇，纏得我坐立不安，想跟他打一架，打不起來。這種陰死陽活的角色，我該怎麼對付他？

有一天，我實在忍不住了。我去向國文老師阮渭漁訴苦：「他一天到晚盯着我，問這問那，

把我看成他的學生，他是不是存心欺侮人！」

「問你什麼？」

「什麼內戰啦，土地問題啦……他一定是共產黨！」

「你講話要留神，不能衝動。」阮的臉色有些驚惶：「你有什麼證據？」

「他罵政府，反內戰。」

「哈哈，」阮指着桌子向我解釋：「桌子是四條腿，對不對？但是四條腿的並光是桌子呵。」我木然了。

「罵政府的人，並不是反政府；反內戰，更不會是共產黨呵！」阮繼續地說：「拿你的身世來說，母親病死在這裏，你父親退役，眼看要失業，你願意打內戰嗎？抗戰八年，中國人死了幾千萬……」

我在苦悶的、徬徨的路上，找不到一個智者。思前想後，我到雜貨店買了一疊紙箔，帶了火柴，我噙着孤獨的眼淚，跑到母親的墓地。我告訴媽：「這裏我呆不下去了！等將來到了太平盛世，我再接您的靈骨回家！」

不到一週，學校圖書館遺失了一部中華書局出版的「辭海」。校方公佈以後，各班展開討論、檢舉工作。陳振燮當衆檢舉這部「辭海」的是我！

我站起來向同學辯白：「不錯，我一天到晚在圖書館，可是我從來沒翻過那本辭海。我長了這麼大，我從來沒偷過人家的東西。」

辯白沒有結果。班上，有的同學向我建議：「你賠了這部辭海，省得跟他們嘈雜。你要是沒錢，我們大伙兒湊一下，頂多兩塊大頭！」也有同學勸我：「你藉這個機會退學吧。何必嘔這個氣？」

我當時真像吃下一隻綠豆蒼蠅，吐也不是，嘔也不是，別提那個窩囊啦！不過，我照樣用心聽課，照樣去圖書館，當我一眼瞥見那只三角架上空空的，想起那部又厚又重的「辭海」，我的心又沉下去了。

很明顯的這是陳振燮一夥存心打擊我。有時上課，一翻開課本，就發現一張「情書」似的紙條，上面寫着：「山東出聖人，也出小儉。」或是「孔乙己」（魯迅小說中人物，因儉書被人打傷過）儉書寫的喝酒，你老兄儉書爲什麼？」

我堅決不走！大別山的野豹、山狼我都不怕；還怕了你這些狐狸、老鼠？

我把這些瑣事不厭其煩地寫信稟告父親，不到一週，父親從南京滙來一筆款子，叮囑我一放暑假，速回南京。

還不到暑假，山城便進入戰爭狀態。國軍五十八師魯道源部隊進駐後，在山城趕築防禦工事，出入重要地區都得嚴格檢查。有時，我還聽到遠處傳來的砲聲。戰爭像一匹兇狠的狼，緊噬着每一個人的心。

父親不停地催促我回去。但是戰爭隔斷了交通。那時開封、洛陽相繼失守，聽說河南省主席劉茂恩氏倖免於難。每天，我都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蟥，焦灼地期待着逃離大別山的機會。

左傾份子越加猖獗起來。陳振燮竟然組織什麼「護校委員會」。有一天，他問我：「共產黨快到了，你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逃難。我不能等着他們進城殺我。」

「他們不會殺你，」陳向我發出詭秘的笑聲，兩隻暴凸的虎牙顯得格外可怕：「你不是三青团員，你怕什麼？」

「你是不讓我走？」

「我不希望你走。」

我忍不住笑了：「呆在這裏，誰管飯呵？」

「只要工作，就有飯吃。」他嚥下了兩下眼皮，繼續地說：「你是外省人，參加護校委員會，最合適不過啦。你無牽無掛，什麼也不必怕！」

「我不想幹！」我堅決地說。

「你考慮一下吧。」陳有些失望：「我隨時可以找到你，你也能隨時找到我。」他走了。

當時，我不敢公然向陳決裂。在戰亂時期，萬一他向我下毒手，我會稀里糊塗塗犧牲的。夜間，我經常聽見窗外有輕微的腳音。我下定決心：「趕快脫離虎口！」

戰局越來越緊張。共黨「中原野戰軍」由劉伯承、鄧小平率領，突破黃泛區，直向大別山迫進。許多百姓紛紛逃往山區。有的同學約我到鄉間避難。我急得每天去找車輻，設法先到信陽再說。最惱火的，「護校委員會」干涉我的行動，不准我「亂跑」。

可能受到戰亂的影響，我們班上的男同學，幾乎每週都有一兩個請假回鄉結婚的。吳宜澤爲了結婚而流淚。這個勸、那個逗，最後他被家裏的人「押」回鄉下去，完成了花燭之喜。

我們全校只有十二個女生，她們的一舉一動，受到幾百隻眼睛的監視。每一個女生都有綽號，什麼「大腳鴨」、「小寡婦」、「母夜叉」、「爛梨」、「飛機場」……我們班上的兩位女同學，當然也有難聽的綽號，林承致嬌小玲瓏，眼睛大，一年到頭綳着面孔，很少見她微笑，我們給她取名「小辣椒」。孫珍身體豐滿，皮膚稍黑，愛打籃球，她對頑皮的男生毫不客氣，輕則吵架，重則跑訓導處告狀，因此大家叫她「孫二娘」——這是「水滸傳」中的一位潑辣行俠的女性。

上課鈴一響，「孫二娘」帶着「小辣椒」，一胖一瘦，她們耷拉着頭，似笑不笑，似哭不哭，慢慢走進了教室。這個鏡頭，我們看了一千次以上，真是百看不厭啊！我們班上五十二個男同學，誰也不敢跟這兩位女生講話，只有吳宜澤。

吳宜澤家庭環境不錯，他是我們班上唯一穿了皮鞋的學生。他唸英文時，頭老是一幌一幌的，還是「八字腳」，幌來幌去，最後一定幌到「小辣椒」的身邊。於是，「八字腳」停止了，「大別山味」的英文唸得越加響亮起來：「混愛阿朗則司槌梯，愛掃則皮兒司痰頂比浮兒則……保來特抱兒得……浮兒土一兒死，依提窩死賊兒……」

可是非常奇怪，吳唸英文的風采，却引不起「小辣椒」的興趣，她採取退却戰術。吳唸了一會兒，發現對方轉移陣地，於是，邁起「八字腳」，嘴裏唸唸有詞，「殺頭勒，則柴兒吃死鋤克……農……」搖幌着腦袋，向着長頭髮目標追蹤而去。

現在，吳被父母逼着結婚了，他心裏確是不甘心的。

儘管時局緊張，左傾份子活躍，但是山城還有一部份國軍駐防，暫時獲得自由安定。這時恰巧有三輛從信陽開來的軍用卡車，停駛在校門附近，我向司機表明了我的身份和意圖，請求他們准許我搭乘汽車去信陽。